第七讲 暴君的顾虑(二)

革命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7.1 引 言

上一讲中我们提到,发生革命或改革的不同结果,取决于**革命或改革前夕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的互动状况**。政治学家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总结道,一场成功的革命由三个部分组成:

- 在第一阶段,由于外部压力削弱了旧政权的公信力,而旧政权自我变革的努力又遭到了新旧势力抵制而难以实施,加之阶层矛盾加剧,导致旧秩序加速瓦解,国家来到了革命的前夜(即斯考切波所言的"**革命时刻**")。
- 在第二阶段,来自受压迫经济阶层的民众展开大规模起义,在革命领袖的领导下, 受到某些激进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的驱使而一**举推翻 旧政权与旧制度**,令国内产生权力的真空。
- 在第三阶段,国家权力开始重组,参与革命的各社会阶层展开激烈的博弈与斗争, 而新政权的性质与新生国家的走向,很大一部分程度取决于**主导政权的社会阶层的 性质**。

本讲中,我们就应用这样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英、法、俄三国的革命或改革为什么结局迥异。为什么英国没有发生革命,而是渐进地在旧体制上逐渐改革?为什么法国发生了非常激进血腥、以"平等"为目标的革命,结局却保留了私有财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在农民阶层壮大的俄罗斯发生的革命,反而将其带向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本章将会一一回答。

补充阅读: 托克维尔悖论 (The Tocqueville Paradox)

在政治理论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阿列克西·托克维尔陈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当旧制度开始自我改革、逐渐减轻对民众压迫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民众推翻。** 换句话说,革命往往在暴政开始减轻的时刻爆发。面对专制君主出于自保的改革措施, 民众非但不会"领情",反而会认为旧制度已经松动,更加激发其反抗的斗志。这就是为 什么法国大革命前夜某些自上而下的改革,反而加速了旧制度的灭亡。

7.2 各国革命不同结局的原因溯源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7.2.1 英国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

由于种种内外部原因,英国的**旧制度并没有瓦解,也并未产生"革命时刻",**而是用自身改革的方式,渐进地从一个封建王权国家演变成为一个现代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 **外部压力:** 身为孤悬于欧洲大陆以外的岛国,英国并未受到欧洲历次宗教战争与 王权斗争的很大影响,受到的外部压力较小,且未对旧制度产生冲击。
- **内部矛盾:** 英国自大宪章以来,制度对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保护十分完善,新兴中产阶层和自耕农受到王权和土地贵族的剥削较轻微,所以阶级间矛盾并未激化。
- **改革阻力:** 英国**并未实施**由旧政权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相反,受到海外市场的经济激励,旧土地贵族逐渐引入了商业化的生产耕作方式,逐渐缩小了与新兴中产阶层的阶层差距,实现了自我革新。这种自下而上的自发改革阻力较小,让革命不容易发生。
- 结局

7.2.2 法国大革命

与英国相反,法国发生了十分激进彻底的大革命,王权与土地、宗教贵族阶层在革命中被推翻。但是,这场将"平等"写在旗帜上的革命,并未完全摧毁私有产权制度、平分社会财产,却止足于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这是为什么呢?

1. 革命时刻

- **外部压力:** 法国积极参与了贯穿 17 世纪的所谓"三十年战争"。虽然战争没有对 王权造成直接冲击,但及其严重地造成了法国王室的财政亏空。加上王室消费及 其巨大,令政府债台高筑,不得不征税维持开销,这为国内的变乱埋下了伏笔。
- **改革阻力:** 为了改革法国财政制度、平衡入不敷出的预算,法王先后任用了三位 财政大臣改革现有财税体制以增加政府收入。然而任何改革举措,都遭到了不同 阶层的抵制——若征收新税,则遭受新兴中产阶层的反对;若取消对贵族领主的 免税特权,则受到旧贵族阶层的反对。这令旧制度的财政改革陷入困境。
- **内部矛盾:** 专制制度下的法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18 世纪几次天灾造成了严重的歉收与饥荒,但领主对农民的苛捐杂税依旧,这让本已赤贫的农民与土地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在城市中,工商中产阶层应对种种新税,早已不堪重负。贵族领主及专制王权,遭受了两个受压迫阶级的公愤。可见,**法国已具备了爆发革命的先决条件**。

2. 民众起义

1789年,以工商中产阶层为主的巴黎市民首先爆发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在自由主义理念驱使下,革命政权废除了王权与宗教特权,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 但由于法国的中产阶层力量十分弱小且集中于巴黎等大城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 农民阶层成为了决定这场革命彻底程度的力量**。尽管巴黎市民阶层打响了激进革命的第一枪,但革命究竟进行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农民阶层的对革命的回应。
- 法国的农民阶层尽管饱受税赋压迫,但有着较为强烈的土地产权意识。农民在大规模起义、推翻贵族与教会压迫后,所希望的仅仅是取消税赋、掌握对自己土地的支配与使用权,并不认同国家以激进手段对土地产权进行干涉。

3. 权力重组

- 在推翻旧制度后,雅各宾派主导的国民工会掌握政权,并把革命向着更激进的方向推进。为了履行"平等"这一革命主张,革命掌权者试图**以国家力量,对乡村土地与财产进行更激进的重新分配,并以国家力量向农民征收税赋**。
- 这一触犯农民私有产权的尝试遭到了农民(尤其是富农)的强烈抵制。农民在摆脱封建与教会贵族的重重盘剥之后,不愿再让自己的私有土地与财产受到国家力量的干涉。这样一来,农民的角色从革命之初的参与者,在革命不断激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新政府的反对者。革命爆发后几次大规模的反革命活动(Counter-Revolution),都是由反对政府激进政策的农民所主导的。
- 结局:可见,由于中产阶层实现革命目标必须依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革命的激进程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农民阶层的态度。法国革命最终的结局是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私有财产得到了保护,并没有实现彻底的财产再分配。

7.2.3 俄国革命

在上一讲的分析我们得知,法国与俄国革命前形势是非常相似的——落后的农业国,横征暴敛的君主专制政府,受到国家与土地贵族双重剥削的广大农民,力量弱小的工商中产阶层。然而,为什么两国革命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呢?为什么法国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俄国却成为了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1. 革命时刻

- **外部压力:** 帝俄参与了 19 世纪历次欧洲战争,投入了极大的人力与物力。由于军事水平落后,大量俄国士兵伤亡,同时由于战争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债台高筑,为了偿还外债、并推行国内的改革,不得不对国内民众巧立各种名目征税。这为国内的变乱埋下了伏笔。
- **改革阻力:** 19 世纪以降,帝俄实行了以**建立现代化官僚制度**为基础的改革,试图建立专制高效的国家机器,以取代传统封建贵族对国家的掌控。在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之后,俄国土地贵族的权力大大削弱,国家机器力量显著增强,俄国广大农民暴露在专制国家的直接控制与赋税剥削之下。专制国家权力的增强,让农民把解放农奴前对土地贵族的怨恨,逐渐转移到了横征暴敛的旧政权身上。
- **内部矛盾:** 19 世纪末,由于失败的财政与赋税政策,俄国广大农村陷入了严重的歉收与饥荒之中。高昂的税赋让农村生产力下降、粮食产量剧减。俄国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与农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这又加剧了帝俄政府的财政困难。

2. 民众起义

- 1917年,面临旷日持久的战争,各阶层民众对沙皇的积怨集中爆发。俄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在全国各地纷纷叛乱,沙皇旧制度被立刻推翻,一个由城市中产阶层组成的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建立。
- 与法国大革命类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成为了决定这场革命彻底程度的力量。然而,与法国不同的是,俄国农民自从农奴时代起,便习惯于在公有的土地上集体耕作,缺乏尊重私有产权的意识。同时,在长期的农奴制度压迫之下,俄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较为淡漠,对个人自由缺乏尊重。
- 由于俄国农民**缺乏对私有财产与个人权利的保护意识**,这就让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比更加激进、失控,且革命者的行为缺乏约束。革命之中,暴动的农民不仅只要求取消苛捐杂税,而且要求实现**彻底的财产公平**,对地主的土地与财产进行强制性平分。这种激烈的革命手段,为之后布尔什维克专政打下了基础。

3. 权力重组

- 俄国革命的失控程度大大超出了法国大革命。临时政府并没有在农民阶层中建立 威信,也无法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大规模的民众暴动依然没有停止,起义农民 采取了激进手段将地主的土地充公;在高加索油田一带,暴动的石油工人试图夺 取工厂的控制权。
- 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通过激进的平等口号获得了议会多数。布尔什维克强制解散了立宪会议,对国家实行强力专政,并推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由于俄国民众缺乏私有财产与个人自由的传统,苏维埃专政体制并没有像法国雅各宾派一样遭到农民阶层的强烈反抗。最终,国家没收了大量私有财产,并将农业生产集体化,以强制性力量实现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

结局: 再一次我们可以发现,在落后的农业国,革命的激进程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农民阶层的态度。**长期的历史传统,让俄国农民习惯于集体耕作、公有财产的村社制度**,让俄国革命没有受到私有财产制度的约束,而是朝着更加激进、摧毁私有产权的道路上行进。在革命的最后,俄国建立了俄共(布尔什维克)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并用国家指令的方式高度集中地推行现代化。